

有趣的老顽童

杨力

对于不少人来说,退休后的角色转换需要一个过程。告别适应了几十年的工作环境,突然清闲下来,发现自己像个被拔了插头的电器,功能齐全,就是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。

我们小区有个出了名的“老顽童”,叫老钱,今年70了。第一次见他,是在小区的健身器材区。这老头不练太极不打牌,正蹲在双杠底下跟一只流浪猫讲道理:“你听我说啊,这个鱼罐头是我从三楼端下来的,你要是嫌凉,我给你微波炉转转?”

我看着这老头,觉得他有点不着调。

后来才知道,老钱退休十年,老伴走了五年,儿女都在外地。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:每天必须干一件“不正经”的事。

上周他在小区花园里用落叶摆了个巨大的笑脸。物业担心会不会影响环境,但小区里的人都竖大拇指,不但废物利用,还能逗人一笑。

还有回老钱在菜市场跟卖菜的大姐砍价,一把青菜从三块砍到两块五,大姐刚要找零时,他又摆摆手:“算了算了,就按原价,你也不容易。”大姐气得直乐:“您这到底是砍价还是逗我玩呢?”

有一天看见老钱正在用树枝逗一只蚂蚁,我问他:“退休了,是不是就没事干了。”

老钱诧异地看我一眼:“谁说没事干?以前工作须按照章程办,现在终于轮到自己给自己干活了。我今天去公园看人下棋,明天去河边钓鱼,后天去社区教小孩折纸……这么多的乐趣,以前哪有这福气?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他又补充道:“说句实在话吧,退休不是‘没用了’,是终于不用再证明自己‘有用’了。你想干什么,就去干什么。哪怕什么也不干,坐着发呆,也是自己的时间。”

那天晚上回家,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干了退休后第一件“不正经”的事,买了两只蝈蝈,挂在阳台上。爱人嫌吵,我说:“你不懂,这叫生活的情趣。”

然后我给老钱打电话:“钱哥,下午有空吗?教我下棋呗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老钱标志性的笑声:“这才对嘛!我等你这句话等了三个月了。”

我听着那笑声,忽然觉得,退休这事,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

退休不是终点,是终于可以撒欢儿的起点。

退休卖瓜记

汪志

工作了近40年后,我退休了。作为一名党员,我不想过早的“躺平”,打算再找份差事干干,好消磨退休时光。老伴说,既然你不想闲赋在家,那就卖瓜,不为挣钱,只图乐呵。

说起卖瓜,我最熟悉不过了。小时候生活在长江岸边,家里种植西瓜,每到暑假我就在瓜田看瓜,西瓜熟了我跟父亲进城去卖瓜,一直到我参加工作。

说干就干,我立马备好了卖瓜所需的器具和物品,在城市管理部门允许的地方支了一个瓜摊。正是盛夏,西瓜是消暑佳品,人人都喜爱,销量大。这不,瓜摊刚支起来才几分钟的工夫就迎来了买主,由于这是我“重操旧业”40多年后的第一个顾客,我兴奋地来了个“买一送一”,乐得那个买主连声道谢。

为了卖好瓜,和气生财,招揽更多的顾客,我第一时间把两个大西瓜切成块状,见人就送并吆喝:“新鲜的西瓜便宜卖了,不甜不要钱。”还别说,这招还挺灵验,尝了的基本上都买了。我还在瓜摊旁立了一个招牌:“西瓜保熟,先尝后买,量大从优,送货上门!”一旁的电动三轮车随时为量大的顾客将西瓜送到家。开业第一天,“开门大吉”的我竟卖了1200多斤瓜,赚了200多块钱,付出得到了回报。而接下来,虽然周边有好几家瓜摊,但就数我的顾客最多,生意兴隆。

夏日炎炎卖瓜真的好辛苦。先是早上五点多就去批发市场,将西瓜拉到瓜摊,吃完早餐后一直守到晚上才收摊,中晚餐都是老伴做好后送到瓜摊。烈日炎炎下,尽管有把遮阳伞,但外面三十多度的高温让我大汗淋漓,蒲扇不停的摇摆。而到了晚上,天气虽然凉了,但蚊蝇不时前来叮咬骚扰。我有多年午睡的习惯,卖瓜后只能“忍痛割爱”,实在瞌睡了,趁没人时在躺椅上眯一会儿,有一次实在太困了,前来卖瓜的顾客大叫了好几声我才醒来。

卖出去的瓜固然多,但自己吃掉和送出去的也不老少。每当我老伴渴了,就切一块西瓜吃,左邻右舍的地摊户也跟着吃。平时家里的亲戚和要好的朋友来照顾生意时,我死活都不收钱,实在推让不过,只收个进价。做生意最要讲诚实守信,每当顾客买回生瓜前来退货时,我都是退一再送一。有时老伴抱怨,说咱们每天起早贪黑,做啥生意呢?我打趣道,我们赚到的是片刻欢乐时光和最美夕阳红……

母亲的麦秆扇

叶金福

周末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近八旬的母亲,只见母亲一手摇着一把麦秆扇,一边和几位邻居在聊天。看着母亲熟练地摇着麦秆扇,我顿时想起儿时母亲为我打扇子的情景。

小时候,家住农村,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,根本买不起电风扇,只有靠手摇麦秆扇驱除炎热和驱赶蚊虫。每到炎炎夏日,麦秆扇便成了农村里老老少少手中一件不可或缺的物件。

我家的麦秆扇都是母亲亲手编制的。每当麦收时节,母亲便把上好的麦秆挑选出来进行整理,经过浸水、日晒,母亲便开始编制扇子。

编制扇子看似简单,其实是很讲究技巧的。母亲先把晒好的麦秆编制成长条,等编制到大约两米长时,先把一些毛头进行修剪,再拿来针线开始缝制。缝制好的扇子成圆形,直径有三四十厘米,然后用事先裁好的毛竹片把编制好的麦秆扇夹牢,用针线把它固定好,一把漂亮的麦秆扇就做好了。为了使扇子耐用,母亲还要用布绉细细地缝上一道边,这样的扇子可用上好几年。有时为了增加扇子的美观度,母亲往往还要在扇子的中央再缝制上一朵颜色鲜艳的小花,或缝制上一幅小鸟、凉亭等等之类的图画,拿在手里既结实又美观。

儿时的我很顽皮,常常顾不上炎炎酷暑,经常和一帮年龄相仿的小孩,在村子的大小弄堂里玩捉迷藏游戏,口渴了,玩到哪家就在哪家用竹制的水瓢舀上一大瓢水,“咕咚咕

咚”地喝饱为止。玩累了,便瘫坐在庭院的枣树下,一边吃着枣,一边拿过母亲的麦秆扇用力扇着。

到了晚上,玩累的我们便早早地上床准备睡觉了。那时候的晚上是很难挨的,睡在热乎乎的床铺上,不但感觉浑身热得不自在,而且一大群蚊子也追着我们叮咬。此时,母亲的麦秆扇便成了我们兄弟俩争抢的驱蚊工具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们兄弟俩为了争抢一把麦秆扇,竟相互打起了架。结果我们俩不但两败俱伤,就连那把麦秆扇也遍体鳞伤了。母亲见了,拿过那把散了架的破扇子,卷起扇子用毛竹杆着实把我们俩打了一顿,并警告我们俩以后不许拿扇子。可母亲嘴上这样说,第二天就赶着给我们兄弟俩一人编制了一把扇子。

小时候,我们兄弟俩都喜欢和母亲睡一张床。每当我们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,就会感觉到一阵阵清凉的风从我们身上拂过。微微睁开双眼,只见母亲虽也昏睡沉沉闭着双眼,但手中的麦秆扇却始终没有停过,仍然在为我们扇凉驱蚊。母亲那摇着的扇子,为我们摇出了满天星斗,摇出了清风习习,摇走了那可恶的蚊虫,摇出了朦胧的晨曦,摇出了一片清凉一片爱。

如今,乡下老家已有电风扇和空调,但母亲依旧喜欢用麦秆扇扇凉驱蚊。每当看见母亲摇着麦秆扇,就会勾起我沉沉的乡思,想起那如水的光阴,更想起母亲的大爱。